



讲究文法和修辞

浙江丽水师专中文科编



讲究文法和修辞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

一九七三年五月

毛主席语录

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反对党八股》）

毛主席语录

学点文法和逻辑。

（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语法、逻辑、修辞》一书）

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后 记

1.根据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要求，我们编写了这本《讲
究文法和修辞》。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语法，下篇是修
辞。每篇由三个部分内容组成：（一）就一些比较实用的理论
问题的阐述；（二）对语法、修辞现象本身的描写；（三）有关
语法、修辞的运用规则的说明。本书从教学实际出发，努力
使语言理论与语言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2.本书初步尝试贯彻以毛泽东思想统帅语文知识的原则；
对原有的教学体系稍作改动，并尽量删繁就简，更换了全
部语言材料，并尽量注意思想性与时代感。但限于编者水
平，各种尝试均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而且缺点和错误一
定还存在很多，我们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帮助改进。

3.本书《初稿》，承杭州、湖州、嘉兴、温州、青田等
地部分中学老师校阅，并提出宝贵的改进意见；宁波师范、
丽水中学个别老师还寄来书面改进意见，对他们们的热情支持
与大力协助，我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向遂昌县印刷厂的工人同志们深表谢意，正
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才能及时与读者见面。

编 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篇 语法

第一章 怎样学习语法·····	(1)
第二章 词的分类·····	(8)
第三章 词组结构·····	(34)
第四章 句子成分·····	(43)
第五章 单句格式·····	(65)
第六章 复句类型·····	(97)
第七章 长句分析·····	(121)

第二篇 修辞

第一章 怎样学习修辞·····	(128)
第二章 词语锤炼·····	(141)
第三章 句式选择·····	(150)
第四章 修辞方式·····	(160)
(一)比喻·····	(161)
(二)比拟·····	(166)
(三)排比·····	(170)
(四)对比·····	(174)

(五)设问·····	(177)
(六)夸张·····	(181)
(七)引用·····	(185)
(八)借代·····	(191)
(九)对偶·····	(196)
(十)反复·····	(199)
(十一)顶真·····	(204)
(十二)回环·····	(208)
(十三)拈连·····	(211)
(十四)双关·····	(215)
(十五)移就·····	(221)
(十六)修辞格的综合运用·····	(223)



第一篇 语 法

第一章 怎样学习语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点文法和逻辑”，写文章要“讲究文法和修辞”，“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一点语法知识，了解用词造句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知识来指导语言实践，养成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习惯，以便更好地掌握语法这个工具，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服务。

但是，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抢班夺权，叛党叛国的需要，却肆意宣扬“语法修辞无用论”，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他们胡说什么“中国语言，我看可以取消”，“有条有理，标点符号呀，文法呀，措辞呀（实指修辞——编者注），搞那么一套根本不是军队的作风，我看就是要搞得快。”事实上，由于林彪反党集团，无视语言的客观规律，不讲求文法和修辞，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地“搞得快”，结果形成了一股装腔作势、逻辑颠倒、语法混乱、文理不通的资产阶级文风，到处传播，到处飘荡，影响极坏，流毒极广，破坏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破坏了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因此，我们首先要狠狠批判林贼一伙的“语法修辞无用论”，并坚决肃清他们的资产阶级文风

的流毒！

可是初学者也往往有两种思想：一种是“语法无能”论，他们认为语法枯燥乏味，学起来很麻烦，用起来用不上，对阅读与写作没有多大帮助，还是多读一些书、多写几篇文章好。另一种是“语法万能”论，他们认为语法是文科的基本功，一学语法，文章就会写得很好，批改作文一下子就能发现错误，并能指出错误的原因，讲出语法上的道理来，还能运用语法理论纠正错误，再也不用多读多写了。

我们说上面两种说法都有片面性。第一种看法的实质是“经验论”，他们满足于从多读多写的实践中获得另另碎碎的感性经验，认为感性经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语法理论对语言实践是无能的。第二种看法的实质是“唯理论”，他们夸大了理论的作用，错误地认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依赖感性认识，一学语法理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却没有知道理论本身也来自实践，来自感性经验，就是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运用也需要一个反复的实践过程。特别要说明一下：文章写得好不好，不单是一个语言形式问题，谁要是认为学些语法知识就可以写好文章，谁就要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要写好文章，首先必须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深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写出真正反映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战斗生活的文章，才能真正提高写作水平；语言规律掌握得正确与熟练，只能起一些辅助的作用。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我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

论的认识论。”

毛主席这一指示，说明感性认识是重要的，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不能满足于感性认识，必须发展到理性认识，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

那么，理性认识，或者说语法规律、语法理论，究竟是怎样被我们认识的呢？又怎样才能运用到语言实践中去呢？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我们：“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论理来。”

毛主席说的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一般过程，就我们学习语法过程来说，也是完全符合的。我们通过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多读多写的语言实践，已经接触了大量的语言与语法现象的实际，产生了许多零星的感觉与印象，这就是感觉与印象的阶段。如果我们不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主席：《实践论》）的改造制作工作，还不能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于逻辑）的结论，并从其中引出规律来。

那么，怎样才能引出规律来呢？这就是需要我们作一番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与研究。现在让我们举些例子来说明。例如：

①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②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③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④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⑤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经过我们仔细地分析、比较，我们看到上引许多“把字句”的各种现象。例如：各句都有一个“把”字，句中的动词都是及物动词，谓语不会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它的前后往往带有附加成分，及物动词的宾语都已提到把字的后面，谓语如果是带双宾语的传递交往动词（如“送、给”等）那么把字提前一个宾语，动词后边往往还留下一个宾语，谓语如果是复合动词（如“送给、作为、培养成为”等），动词后面也会再出现一个宾语，否定词一定放在把字的前面等等。再经过一番综合、概括的独立思考工作，从这许多个别句子中发现了普遍的共有的东西，也就发现“把字句”内部联系的东西，从而获得下列一系列规律性的概念与语法规则。

（1）受“把字结构”修饰的动词必须是及物的，而且它在意念上必须支配“把”字后头的宾语。

（2）受“把字结构”修饰的中心语（即谓语）不能是一个单独的词，它的前后总跟着一些别的成分。（戏曲语言中的“满怀着深仇把救星找”、“从此我跟共产党把虎狼撵”是特殊现象。）

（3）受“把字结构”修饰的动词，如果是传递交往动词或复合动词，那它不仅能支配“把”字后头的宾语，还能支

配动词后头的另一个宾语，如上举例②与例④。

(4)否定词只能放在“把”字之前，不能放在动词之前。

汉语的大量语言事实证明，这些一般规律是正确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反过来说，具备上列语言成分、特点、格式与用法规则的句子是“把字句”。

这样，我们的认识已经不是停留在对“把字句”的感性认识阶段，已经到达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在认识上已经经过了一个飞跃，出现了一种质变。

我们经过这番认识，概括出了语法规律，并如实地加以描写反映以后，是否我们的认识运动，语法学习至此就算完成了呢？没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说来，问题还只说到不是十分重要的一半，接着第二个问题，要不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语言实践的问题，跟着就产生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又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论》）

因此，我们还必须运用这些理性认识、规律知识，能动地去指导与改造语言实践。即广泛接触、联系阅读与写作的语言实践，去推理、判断未知的语句的正误。例如我们看到下边的句子，就可以依照上述的概念、规则加以分析判断：

①为了到削壁悬崖上去采草药，他们把绳索缚住我的腰，让我去试试。

经过分析和比较，我们发现这个例句的内容原来是正确

的，由于不合语法造成了错误。因为，“缚住”管不住“把”字后边的宾语，而且“缚住”另有宾语“腰”，可见真正的宾语并没有用“把”字提前，违反了“把字句”的习惯法则，所以在语法上是错误的。应拿“把”字换成“用”字。

又如我们碰到课文中下列的句子，也可以按照上述的概念、规则加以解释清楚：

②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堆巨浪，恶狠狠地扔到峭崖上，把这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水沫。（高尔基：《海燕》，省编初中《语文》第四册）

这复句的最后一个分句，是“把字句”。有人认为，翻译可能把原文译错了，“把字句”已把动词后头的宾语（“翡翠”）提前，怎么后边又留下一个宾语（“尘雾和水沫”）呢？其实，没有译错，根据上述规则第三条，“摔”与“成”是复合动词，它们可以各带一个宾语，如“摔翡翠成尘雾和水沫”。因此提前一个宾语（“翡翠”），还留下“成”的宾语（“尘雾和水沫”）。同理，“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语法结构，同样是正确的把字句式。

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根据已经学到的理性认识、理论、规律、法则，进行“举一反三”的独立思考工作；用已知的东西推论未知的东西，养成正确地分析句子的内部结构、判断语句正误的技能与熟巧。所有这些“概念、判断与推理”的思考工作，已经都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了。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我们：“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又说：

“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我们学习语法，也必须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就是从理性上认识语言结构内部规律与习惯法则；又须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语言实践，就是用语法规律来指导阅读与写作的实践。而且必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反复复地进行，才能逐步地提高我们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由此可见，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学习语法最好的指针。

思考讨论题

- (1) 你对语法学习的看法、想法如何？
- (2) 怎样才能学好语法理论？

第二章 词的分类

语法就是用词造句的规律。革命导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曾经作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词好象建筑材料——砖头瓦片；句子结构好象建筑物——一幢房屋。只有建筑材料用得准确，搭配组织得当，才能构成良好的建筑物。因此，语法就要研究语言材料（词）与组织结构（句子）两部分，前者叫它词法，后者叫它句法。

词法主要研究词在语法上的分类。各类词在语法上各有不同的性质与效用，所以要分门别类，分别找出它们的本质特点与特有的用法。这样就可以防止在选用材料时，“零件”配错，也可以防止不合习惯的任意组合，还可以根据它们不同性质与效用，分别造成不同类型的句子。

但在汉语里要把词类区分清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过去，语法学家曾经用过不少标准与方法来区分词类，有人主张采用“意义（语法意义）标准”，有人主张沿用西洋的“形态标准”，也有人主张采用“句法功能标准”，还有人主张采用苏修的“词汇·语法范畴”标准，结果都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目前，我们也只能找出一个比较合宜的标准，解决一大部分词的分类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因此，我们不能先定下什么标准来区分词类，而是应该从汉语本身特点中寻找能比较妥善的区分词类的办法。

我们如果采用“意义标准”来划分，事实上很难划分清楚。词类意义必须通过语法形式才能显示出来，不注意词在语言中的结构关系（即语法意义）的外部标志（语法形式），单凭意义划分，容易带上各人的主观随意性，而陷入主观唯心论的泥潭。

我们如果沿用西洋的“形态标准”，也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汉语词类的狭义形态（指词尾变化等）本来就并不发达，硬要用“形态标准”来划分，那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何况，各民族语言的词类特点本来都有自己的不同表现形式，它可以表现在狭义形态上，也可以不表现在狭义形态上。

我们如果采用“句法功能标准”，词一定要放到句子中才能辨别，那必然使词法教学无法进行；而且一个词进入不同的句子，担任了不同的成分，就变成不同的词类，也容易造成“词无定类、类无定词”的毛病。

至于什么“词汇·语法范畴”，原来是苏修的一套东西。解放以后，有人用它来划分汉语词类，把它解释成“概念标准”、“形态标准”、“句法功能标准”的结合，结果考察词类时概念列上一条，形态列上几条，功能也列上几条，一个词类列上十多条语法特点，造成主次不分、互相矛盾的混乱现象，这是造成烦琐哲学的主要根源。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要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矛盾论》）。我们从许多事

实和不少教训中发现，“词与词的组合同序”（简称“结合能力”）是汉语词类比较普遍的表现形式，根据“结合能力”，可以把绝大部分词类区分清楚。

根据这个标准，分别讲述各词类的特点如下：

汉语词类可以先分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实词和虚词区别在于：（一）实词有实在的意义，能够单独用来回答问题，并且可以做句子的某种成分。（二）虚词与实词恰恰相反，一般说来，没有实在意义，不能单独回答问题，除一部分副词外，不能担任句子的某种成分。

实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六类。

虚词可分为：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五类。

（一）名词

表示人和事物名称的词叫做名词。例如：

（1）表示人和事物的名词，如：工人、农民、革命、向日葵等。

（2）表示时间、处所的名词，如：早晨、今天、上午、晚上、北京、上海等。

（3）表示方向、方位的名词，如：东、南、上、下、里、周围等。

名词的主要语法特点：它的前面可以与数量词结合。例如：

四卷宏文、一位工人、一个老贫农、几名解放军战士